

五公祠史话



儋州东坡书院内的苏东坡塑像。

苏东坡·海南万里真吾乡

文 / 本刊特约撰稿

李景新

图 / 海南日报记者

李幸璜

(上接 B4 版)

三年之后,苏东坡要离开海南岛了,他的身影又出现在双泉之畔。故地重游,他发现泉上建起了漂亮的亭子,亭额是空着的。琼州太守陆公相陪,请他为亭子命名。苏老先生挥毫题下“洞酌”二字,作为亭名,又作了一首意味深长的四言诗,以作纪念。诗云:

“洞酌彼两泉,挹彼注兹。一瓶之中,有澗有溜。以澗以烹,众喊莫齐。自江徂海,浩然无私。岂弟君子,江海是仪。既味我泉,亦哿我诗。”

他告诉人们,不要仅仅只是饮用这清泉,更重要的是要从清泉中品出真味来,这真味就藏在这首简短的诗之中,所以既要品味我这泉水,也要品味我这诗句。这首诗很像《诗经》中的一首诗,那首诗是说能够爱护百姓,百姓才会爱戴你,其中一章写道:

洞酌彼行潦,挹彼注兹,可以濯盥。岂弟君子,民之攸归

苏东坡接手过来,应该有告诫包括陆公在内的官员应该如何做一个好官的意思。事实上诗中的含义更丰富了。众喊莫齐,是说人的口味不同,对水的评价自然有所不同。但不管怎样,水的品德是不变的,自江徂海,浩然无私,这才最为重要。他告诉人们要学习水的浩然无私的品德。我不能肯定苏东坡有没有把自己的品德隐喻进去,但读者一定会想到这便是苏东坡的品德了。

九死南荒吾不恨 兹游奇绝冠平生

苏东坡在海南的故事主要发生在昌化军,也就是儋州,也称儋耳。

苏东坡离开双泉,经澄迈、临高而达昌化军,时间是绍圣四年(1097)七月二日,他和苏过寄居在破旧的官房伦江驿中。次年四月,章惇的爪牙把他驱逐出去,他在众人的帮助下很快在城西的一片桃榔林中建起了几间房子,这便是著名的桃榔庵了。从此,他老人家在桃榔庵中一直住到元符三年(1100)六月,接到北归诰命之后才依依不舍地告别了儋耳人民。

初到儋耳之时,苏东坡的感觉是到了一个非人所居之地。晚年再度贬谪的打击以及海南自然人文所给予的巨大反差,使苏东坡的心情非常低落,无边的孤独和落寞包抄而来。但是,如果让这种低落和痛苦永远延续下去,那也就不是苏东坡了,他很快做出了调节。他认真地与大隐士陶渊明确唱和,与海峡对岸的弟弟子由互通书信和赠诗,经常在寺庙、道观和村径市街上转悠,和当地人交往,他的心灵渐渐平静下来。至少在绍圣四年的十一月,他与军使张中一起到黎子云家中喝酒,促成载酒堂的建立,可以看出他已经差不多融入了所在环境,心灵走出了低谷。之后的儋耳生活,虽然还是经常无法摆脱生活艰辛的困扰,心情也不是没有任何波荡,但他大体上是在一个超脱而愉快的精神状态下度过了。

不管如何,苏东坡用三年的生命体验了海南岛上的一切。他到达大宋领土最南部的孤岛,他欣赏了热带最奇妙的自然风光,他吃尽了物质困乏和精神孤寂的苦头,他经常无米无肉无糖无冰无炭无纸无笔无酒,他体察了当地百姓的落后和艰苦,体味了他们的热情和淳朴,他有更多的时间参禅悟道,冥思物理人生,他经历了许许多多有趣的事情,他留下了许多墨迹,他和完了陶渊明诗,完成了名山事业《书传》的著述,他听懂了黎人的语言,他把用于读书的东坡口音留给了学子们,他看到了重农知礼的风气渐渐形成,他在学生姜唐佐等人的身上看到了海南文化教育的希望,这里有高大健壮的椰子树、清新秀丽的槟榔树、鲜

艳夺目的刺桐和木棉花,有村头的斜阳,有城南的荷塘,有城北的伦江,有天庆观的乳泉,有伦江驿的风雨,有桃榔庵邻舍儿童的读书声,有充满欢歌笑语的载酒堂,有清静杨道士息轩,有门前的蔬圃、黎人的浊酒和吉贝,有简单而美味的牡蛎肉、玉糝羹和姜粥,有热情好客的黎家兄弟,有风情犹存的老符秀才,有大耳朵的吴老头,有义士赵梦得和一群可爱的青年,军史张中留下永久的友谊,奇人吴复古两度留下前来探望的足迹,美丽的五色雀光临相娱,他把海南最好的礼物沉香山子寄给弟弟作寿礼,得到十八大阿罗汉画像,恭书了《金刚经》送给慧上人,他把采集的草药拿去为百姓排解伤病的痛苦,他闭门寂坐,孤身步月,静坐观棋,与儿子郊游,带着爱犬乌嘴到处闲逛,与任何人开玩笑,同朋友分享饮酒、品茶的乐趣,看儿子写诗作画,接受北方亲友的馈赠,回信,造墨,酿酒……总之,这儿有他的寂寞、惆怅、忧愁甚至恐惧,也有他过去从未经历过的舒适、惬意、欢乐和自得。他曾经对北归产生了绝望,终究还是踏上了回归的征程。他日日盼望着能搭上返回的白帆,却突然产生了留恋之情。三年的时光使他的历程增添了任何其他地方都无法品尝的生命体验。从这个意义上想想,还有什么可怨恨的呢?所以当真的要永远离开这片热土的时候,他由衷地唱出在海南岛上最后也最惊人的两句诗:“九死南荒吾不恨,兹游奇绝冠平生。”

海南岛给了苏老先生无比奇绝的感受,苏老先生更给予海南以深远的影响。他没有以一个政府官员的身份做过一件具有功业意义的事情,却做出了政府官员们无法做出的伟大功业。他除了完成学术巨著《书传》之外,还留下了大量的文字,流传至今的尚有三百篇左右,其中包括一百多篇美丽的诗词,五篇赋,七十多篇杂记和题跋,四十多篇书信,十多篇史论,还有铭、颂、寓言、对联、祭文若干,有五件墨迹或拓片在书法史上永存。这些作品在海南文化史上就像酵母一样发挥着不可思议的作用。他苦心劝农,提倡文化教育,改变落后观念,对推动海南的历史进程比其他历史人物产生了更加巨大的意义。戴肇辰的一段话代表史家和海南人民的评价:“宋苏文公之谪居儋耳,讲学明道,教化日兴,琼州人文之盛,实自公启之。”历史没有假设,但是我们还是会说,如果没有苏东坡的到来,海南的文明进程也许要改写。

泉飞藻思,云散清襟

苏东坡走了,他在几天风雨过后的

一个月色澄明之夜,从海口北岸的某个港口出发,连同那一片白帆消失在夜色之中。他给海南留下的话题太多了。现在,我们在五公祠史话的语境下,还是再回到双泉吧。

双泉相去咫尺,同时被伟人苏东坡发现,带有传奇色彩的“指凿双泉”的故事长期在老百姓口头流传,但是由于水味有别,它们后来的命运发生了很大变化。其中一泉,水味甘甜,汲者不断,近千年来不增不溢,完好保存至今,这就是五公祠内有“海南第一泉”美誉的浮粟泉。另一泉虽水清而味不及,后遂无问津者,日久而埋没,至清代乾隆时琼州知府叶汝兰于该泉遗址建洗心亭,遂有“洗心泉”之名,泉水却早已不复存在。所谓“双泉”者,实际就只有一泉了。

现在的五公祠浮粟泉照壁上刻有一副对联:“泉飞藻思;云散清襟。”因为是用古篆书成,所以大部分人都无法辨认,不独一般的游客,就是正规的文献书籍,也认错了一个字,把“清”字记成了“流”字。许多年前我前往游览,久久坐在泉边,看着对联,体验泉水之凛冽,玩味对联之韵味。藻思者,丰富的文思也,上联谓临泉而文心飞动也;清者,清凉也,清幽也,清高也,下联谓观云而清凉入怀,而幽怀消散,而胸襟清悠也。仅仅八个字,文约意丰,意境悠远。我们很难判断对联作者曾受过苏东坡的多少影响,然此联确实是因东坡遗迹感发而成,风格又与东坡那清雅潇洒的神韵相接,我们可以想见,对联作者流连于苏泉之侧,味之水而观乎云,遥想苏子而神思飞动的样子,是多么可爱。其实不独对联的作者,任何一个具有情调的人,当临泉怀古之时,谁能不产生异样的感觉、获得感发的力量呢?

更有意思的是,另一个早已埋没的洗心泉却也毫不逊色。乾隆五十八年的夏秋之交,知府叶汝兰突发奇想,要为不复存在的古泉建座“洗心亭”,看似太过浪漫,实是耐人寻味。这个味,叶汝兰并没有点破,又过了一百多年之后,琼崖道台朱为潮才用一副对联表达出来:“一水可曾将耳洗,纤尘断不上心来。”我们把上、下联的意象合起来,再结合东坡所发现的这个因水味不甘而被冷落、终于不复存在的清泉,思思想想,这味便出来了。倘若通过洗耳,而使心地一尘不染,这岂不是最可贵的泉水吗?只可惜人们已经不可能再见到此泉了,上联的“可曾”二字,正流露了这种淡淡的遗憾。不过实质性的洗心,并不在于真的要用具体的清水去洗。有东坡那样的高风亮节,有东坡那样的旷达风神,有东坡那样的如精美玉般的诗文书画,涤心荡腑,消尽尘埃,水之枯竭,又何憾之有? 图



五公祠浮粟泉照壁上刻有一副对联:“泉飞藻思;云散清襟”,是因东坡遗迹感发而作。因为是用古篆书成,所以大部分人都无法辨认。